

身份的建構，遷移和個人價值

Lulu

在 6 月份，隨著兒子的出世，我榮獲了一個新的身份 - 媽媽。敘事的理念認為人的身份認同及建構，與人所處於的社會關係息息相關。是兒子給了我媽媽這個身份，亦是我主動選擇了這個身份。我選擇了懷孕，選擇了生下他，選擇了承擔起照顧的責任。這個過程為我帶來了很多思考。

當我選擇走向媽媽這個身份，當兒子給予了我這個身份，我發現影響我對“媽媽”這個身份的感受和看法，不單單來自我和兒子，還包括了身邊所有人，乃至整個社會如何看待和評價“媽媽”，這些共同建構起我如何評鑑自己的新身份。亦因此“媽媽”這個身份前面多了很多形容詞，“盡責”、“不盡責”、“合格”、“不合格”、“有能力”、“無能力”，還有很多很多。對敘事理念有一了解的朋友這一刻可能已經和我一樣，第一反應是解構，質疑這些標準的評判方法，質疑標準是如何建構起來的，質疑誰人有資格這樣評鑑。但當我持續生活於這個評價標準當中，當我不斷因為照顧方法和身邊人有大大小小的摩擦，當真的發現某些照顧方式令兒子不舒服時，懷疑和低落持續地困擾著我，我開始質疑自己的能力和價值，一條以問題為導向的故事線亦隨之被寫成。

回顧這個過程，不難看到當我遷移至“媽媽”這個身份時，當這個新身份初初被建構起來時，伴隨很多的坎坷和質疑。那一刻的我，在家坐月，全部的時間都用於照顧兒子，只關注於新建構起來的這個身份，亦令我不知不覺中將個人價值和“媽媽”這個身份單一地綁定起來。人本身有著很多不同的身份，這些身份共同建構了我們對自我價值的判斷。除去“媽媽”這個身份，我還有著“社工”、“朋友”、“女兒”、“同事”等等不同的身份。當我遷移到另外的一些身份時，除卻問題故事還有很多廣闊的空間，令我看到自己不只是“媽媽”這麼單一。

當我重新開始工作時，我有時間遷移到另一個身份當中，反而令我有了一個安全的空間站立，然後回看“媽媽”這個身份。是什麼讓我當初選擇了懷孕，我的主動選擇為了什麼，我又為何到現在都不放棄，這些艱苦的過程會見證到什麼。當我有其他的身份可以遷移和企立時，“媽媽”這個新的身份不單單只有來自社會和他人的建構，還喚醒並找回了我最初想為這個身份加入的個人價值、珍惜珍重的東西，令“媽媽”這個身份變得更加豐厚。

當我自己在不同的身份中遷移時，更加體會到人生有很多的空間、潛能和可能性未有被發掘，是可以讓我們跳出目前的困境去回望，從而有機會尋覓到其他的可能性。